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六目錄

都督府一

左右都督

甯正

劉真

廖鏞

附弟銘

余瑱

馬榮

冀傑

山雲

吳亮

劉寧

周玉

神英

杭雄

馬永

周尚文

殷尚賢

沈希儀

石邦憲

戚繼光

劉顯

麥祥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六

都督府一

左右都督

右軍都督府左都督甯正傳

實錄

甯正字正卿鳳陽壽州人少爲里中韋德成養子元末德成率兵從上克滁和二州遂渡江克太平建

昌進兵擊宣州正與有功德成戰沒詔贈昭勇大將

軍中翼元帥府副元帥京兆郡侯以正襲職代領其

衆從徐達克常州進階懷遠將軍攻下宣州江陰戊

戌從上取婺州又從常遇春克衢州從上克江



原件短缺

州功授民兵千戶破陳友諒兵于鄱陽湖調天策衛千戶又改雄武衛千戶從傅友德守徐州與李二等戰有功吳元年擢鳳翔衛指揮副使從徐達下中原取沂莒密三州克益都濟南東昌轉下汴梁河南嵩州渡取磁州廣平通州進克元都招降元將平章謝雲兒等八十餘人獲馬五百餘匹略永平擒元將平章高家奴下真定平太原自河中府渡河追元將孔興等進取鹿臺攻鳳翔逐李思齊遂下鞏昌克平涼至定西六盤招降元知院毛翔下臨洮徐達令正招撫上豪趙脫兒孫平章等及馬鞍山迤西諸上酋洪

西亡官故元左丞刺瓦蒙藏上等來降唯松茂等州西羌未附正調兵討之擒賊首楊知府十九年改雲南都指揮使二十一年百夷據險作亂賊將刀思郎等聚衆十餘萬驅象百餘拒敵正率兵從西平侯沐英進戰斬其二將賊衆奔潰盡獲其象馬未幾東川蠻反而越州龍海等西等山寨亦據險作亂正從西平侯沐英討平之二十五年沐英卒詔授正榮祿大夫右軍都督府左都督代英鎮守久之命爲平羌將軍總陝西四川兵討階文千戶張者之亂平之二十八年正月率兵從秦王往洮州打魚溝等處克平番

寇三月還京至是以疾卒 上爲輟視朝一日遣官
弔祭擢其子鷹揚衛指揮使忠爲前軍都督府都督
僉事

右都督劉眞傳

劉眞合肥人乙未歸 上從克溧水句容溧陽破中
丞水寨陳也先營授總管攻常州又略石埭遇陳友
諒戰敗之克婺衢復太平下南昌吉安敗張士誠兵
安豐鏖友諒於鄱陽戰之湖口克武昌取海安壩克
宿衛壯士克舊館下湖州取無錫從征中原克沂州
益都濟南東昌棗州汴梁河南潼關潞州平陽應昌
授潞州百戶陞太原護衛千戶又陞興武衛指揮僉
事調府軍衛從征南克普定盤江曲靖雲南嵩明大
理建昌烏撒茫部取龍海六涼州馬龍羅雄小廣西

調陞金吾後衛指揮使尋陞河南都指揮征金山一
迷河招降納哈出又征捕魚兒海哈刺哈松林陞右
軍都督僉事督軍陝西總兵征西破哈梅城擒偽王
子別列怯等征廣西叛酋黃氏鐵破都控已籠納籠
雷西遙等山砦斬世鐵又攻破山砦等處又征南丹
州慶遠府分勦大藤峽江南巖悉撫定征地青潭迷
木爪矮及大雲黃土石塘池南等洞哨龍婆臘枊的
文坡諸洞俱破之尋改左軍都督僉事三十五年陞
右都督鎮遼東

都督廖鏞傳

附弟銘

忠節錄

廖鏞無爲州巢縣人祖永忠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
嗣封鏞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建文中與
議兵事時宿殿廷靖難後 文皇以廖侯兩子鏞與
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
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 文皇大怒令收孝孺刑之
聚寶門外凡七日罵聲不絕廖兩子拾遺骸葬聚寶
門外山上甫畢而廖氏亦見收兩子逃去永樂元年
四月錦衣衛鎮撫司奏獲鏞銘送刑部論死鏞弟鉞
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昇俱謫戍邊鏞母東甌王長

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

守居庸關都督余瑱傳

忠節錄

余瑱北平衛指揮使建文時歷官都督初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死瑱走保居庸關時宋忠承制令瑱守之瑱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 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瑱若據此則拊我背宜急取之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遂專力擊瑱瑱且戰且守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忠又敗北兵給曰石頭城亦破矣瑱曰石頭城便破吾亦不舍懷來力盡被執不屈而死

右軍都督府右都督馬榮傳

實錄

馬榮徐州人少習武事有膽略初襲父職爲永清衛所鎮撫從征大寧金山迤北功陞齊州衛鎮撫上舉義之初榮與諸將攻奪九門遂克大寧廣昌滄州之戰東平靈璧之捷榮皆在行陣轉鬪無敵積官右軍都督僉事從征本雅失里領左翼兵御下嚴肅還陞右都督至是入朝隆馬昇歸有頃卒賜祭命有司治喪葬追封奉天翼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景城伯諡壯武子昇襲忠義前衛指揮使

左軍都督府右都督冀傑傳

實錄

冀傑東安縣人由行伍從太宗皇帝靖內難以功

累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屢從北征仁宗皇帝

嗣位命守開平宣德元年進左軍都督府右都督至

是以疾卒追封清源伯謚忠壯妾王氏自經以殉贈

淑人長子斌襲彭城衛指揮使傑資性平直無所矯

飾屢從征恭勤不懈明於知人高煦反上親征列

侯中有陰持兩端者言高煦機變不測用兵若神傑

揚言於衆曰吾知其爲人矣徒尚詐而無膽氣今天

威臨之卽震懼就禽矣何神之有竟如其言衆服其

明云

右軍都督府右都督山雲傳

山雲徐州人父青以靖難功官至都督僉事雲襲爲
金吾左衛指揮使從 太宗皇帝北征有功累陞都
督僉事宣德間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時峒峒猺
獠叛服不常雲率兵討之賊輕視雲悉力迎敵雲一
鼓破之賊退保山巔山皆險峻草木蒙密賊以木掛
于藤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木石交下無敢近者
雲營山下於夜半束火牛羊之角而縱之賊謂官軍
至矣亟斷藤比明木石皆盡官軍鼓譟登山遂破賊
壘斬首數萬級招降并還所掠甚衆乃增築四城九

堡傳舍九十餘區以鎮要害自是終雲之世十餘年間
猺獞無敢爲孽者以功陞都督同知繼陞右都督及病
上遣醫視療慰勞甚至正統三年正月卒
上嗟悼輟朝一日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贈懷遠伯
諡忠毅厚恤其家命其子俊襲爲府軍前衛指揮使
廣人悲號立祠塑像祀之雲沉勇廉潔便騎射臨敵
多奇策馭下嚴明而善撫恤之人樂效死所至成功
先後鎮廣西者多利土官餽遺惟雲分毫無取土人
畏其約束無敢少爽至今廣人論賢將必歸之雲云

右軍都督府右都督吳亮傳

實錄

吳亮滁州來安縣人初爲青州護衛副千戶永樂元
年陞旗手衛指揮僉事屢從軍征討宣德五年陞署
湖廣都指揮僉事尋實授克副總兵總督漕運兼鎮
守淮安正統間陞都指揮同知以平江西新淦賊功
陞都督僉事克副總兵佩征南副將軍印鎮守貴州
累陞右都督尋調鎮守雲南七年召還命視右府事
十一年上疏乞致政 上從其請至是卒于武昌遣
官祭葬亮體貌魁梧饒智略屢統軍征討常以不殺
爲意所至蠻夷懷附性寬簡喜文學至老手不釋卷

人以是重之

前軍都督府左都督劉寧傳

劉寧字世安其先直隸山陽縣人成化初襲永寧衛指揮使以功累陞都指揮同知都指揮使克左叅將左副總兵擢右都督尋轉左挂平羌將軍印鎮守大同甘肅寧居邊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戰皆多取勝爲叅將守大同時遇賊鵠鴿峪霸王村四戰皆捷斬獲甚多威名自是大震賜勅獎勞爲副總兵時有虜酋挾數萬人入貢陰蓄異志寧知之率二十騎躬詣賊營虜驚疑不知所爲有勒馬引弓以待者寧以馬筆指畫宣布朝廷恩威復下馬與羣酋坐一酋語不遜

寧掌其面奮臂而起酋首叱其酋退且畱坐寧乃霽色呼酒與飲反覆開諭羣酋咸悟卒如約後復移鎮甘肅嘗繹古番上之法以五十人爲隊隊五重爲陣建五色幟又各建五巨幟於中軍中幟出則同幟應之循環無端每戰用是取勝弘治十七年五月卒賜祭葬如例贈廣昌伯寧軀幹願偉勇略過人亦一時名將嘗帥師襲哈密冒險而進功以幸成其再出大同以老病猶議欲出營禦虜而陳銳不能用寧亦以此自諉云

平羌將軍後軍都督府右都督謚武僖周公王

神道碑

倪岳

公諱玉字廷璧姓周氏世家滁之南湖高祖庇哥在國朝定天下初起從大將樹戰功遂有戎籍於永平衛曾祖禮始以功再進秩爲宣府前衛正千戶卒祖安嗣尋以疾罷父賢嗣勇略善戰以功七遷至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克右叅將分守獨石等城天順戊寅虜寇延綏上驛名至京命提兵往援至則日與賊戰多所斬獲已卯正月朔哨賊野馬澗接戰四日賊益擁衆迎敵乃挺身直前爲流矢所中死之事

聞贈都督同知賻賚有加特命公嗣授萬全都司都
指揮同知公時甫弱冠痛父歿于王事感激自奮期
以報虜居官廉慎自持督理屯田邊庾克瞻甲申少
宰文莊葉公巡撫其地首薦公掌都司事公勤于職
業剴繁理劇若老於吏事者政譽籍然成化改元乙
酉前威寧伯王公方以都憲總制諸路兵馬復薦公
志氣英銳號令嚴明廉而不苛謀而有勇宜任遊擊
將軍統領奇兵以靖地方 上賜璽書命公具如所
請是歲秋延綏有警公提兵往援斬獲甚衆癸巳正
月虜寇漫天嶺公率所部拒之虜衆大敗斬首七十

餘級奪獲達馬兵仗以萬計兵部論公功在優等進
都指揮使仍加賜白金綵幣總制諸公遂建議以爲
虜雖挫衄然尚據榆林河套以爲巢穴非潛兵擣之
未肯遠遁時各路將領聞議莫有任者公乃奮然與
前總兵都督許寧統兵出境直抵紅鹽池賊巢殺敗
賊衆擒斬二百五十餘人屠其妻子焚其輜重奪其
駝馬什器三萬有奇殘虜奔竄渡河而北朝廷降詔
嘉獎進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甲午秋宣府西路
屢報賊警勅公往援八月戰賊馬營齊家溝再戰赤
城袁家墩斬獲甚衆追賊出境而還復賜救嘉獎尋

與實授明年乙未奉勅克副總兵官鎮守宣府丁酉
奉勅佩鎮朔將軍印克總兵官鎮守宣府庚子春堠
兵報賊窺伺公率兵自青邊口出追賊至紅崖兒復
至龍門獅子衝累敗賊衆追奔出境至水磨灣等處
乃還以功進陞署都督同知癸卯秋賊自柴溝堡出
沒公率兵追奔至白腰山斬獲賊級奪其馬疋而還
未幾賊自大同天城許家堡出沒公率兵往援追奔
至定安營等處斬獲賊級奪其馬疋而還積二功與
實授仍署右都督秋八月掛征西將軍印移鎮寧夏
冬十月殺賊棗兒溝丙午冬奉勅有日以爾久任邊

陞累著勲績卽今甘肅賊寇騷擾特命爾掛平羌將
軍印克總兵官鎮守甘肅尤須振作軍威攘除邊患
以安境土寬朕西顧之憂至是而委任益隆矣明年
實授右都督先是迤西土魯番賊嘗於成化初劫哈
密王母金印而去至是復殺都督罕慎占據其城朝
廷議討之公請因虜使之還者使齎前往喻庶或有
濟已而果遣使入貢并獻金印城池及所虜人口悉
如公所籌上大悅賜勅曰不勞士馬軍餉而坐收
成功由爾本謀也公歷鎮三邊勞於計畫雖所至有
功兵民賴之然亦坐是嬰疾日思東歸矣前後六七

疏乞解兵柄詞意懇切 上皆不克甲寅疾增劇詔
俾回京料理秋九月聞命即日就道明年正月望前
一日卒實弘治乙卯也其生爲正統己未後二月望
日得壽五十有七而已公器宇凝峻自偏裨爲大將
愛養士卒撫循有恩苟不用命必罰不貸每遇賊計
定而後戰往往克敵制勝功績爲多虜人至見其旗
幟卽驚呼遁走隱然爲邊閫之望者若干年豈偶然
哉

左軍都督府右都督神公英墓志銘

楊一清

正德七年閏五月十七日光祿大夫左軍都督府右
都督致仕神公以疾卒于京師仲子周爲分守延綏
右叅將方受 命征勦中原羣盜乃上疏言先臣英
以世廕授延安衛指揮使累功至右都督歷事 列
聖五十年有奇四受制勅佩將軍印符出總邊鎮身
經大小戰百十餘合引年乞休完名考終無復遺憾
顧臣久在兵間生不及養歿不及斂終天罔極臣實
痛焉應沾卹典乞勅所司查奏舉行之如故事豈徒

慰臣之悲亦以勵武臣之忠疏聞 帝若曰是惟朕
爪牙疆場之臣厥有勲蹟載在冊府賜諭祭五壇給
驛歸其喪命有司營葬事皆異數也會王師凱旋周
以功擢都督同知被 簡命鎮守山西兼提督三關
克副總兵又上疏乞便道入朝因得護喪還鎮許之
公諱英字景賢姓神氏系出鳳陽壽州人祖忠父傑
永樂中從 文皇帝征虜累立戰功官至陝西都司
都指揮同知生于宣德乙卯九月七日天順丁丑父
卒始承襲守備榆林寧塞營爲部總累奉勅督兵協
同都督張欽叅將房能及從總兵官楊信於寧夏之
車道坡花馬池榆林之神木高家諸堡截勦虜寇斬
獲甚多成化乙酉兵部尚書固安王公奉勅行邊歸
奏其功且薦其謀勇擢都指揮僉事戊子從征固原
石城叛賊滿四有功進都指揮使用薦克延綏右叅
將時虜賊肥加思藍部曲潛伏河套時入寇公領兵
出禦敗之於開荒川又敗之於蘆溝川擢署都督僉
事余肅敏公建議築修墻塹展拓邊城公承委督視
工役備極勞瘁經營規度肅敏亟稱其能癸巳真授
都督僉事丁酉受命佩征西將軍印克總兵官鎮守
寧夏癸卯改靖虜將軍鎮延綏乙巳又改鎮朔將軍

鎮宣府弘治戊申 孝廟念大同爲京師鎖鑰謂公
威名緩急可倚賴乃授以征西前將軍印總兵大同
所至軍令肅然旌旗部伍精采一變虜人憚之每有
侵犯輒挫衄去庚申驛召回京統理果勇營戎務辛
酉奉勅克右叅將督領京兵往征延綏賊寇乙丑克
左叅將督兵宣府所向克捷論功爲諸將首正德丙
寅進都督同知銓註僉書左軍都督府事又奉命擒
勦近畿劇賊擢右都督以老懇乞致仕一上允之仍
給軍夫三十人以供役使已而 朝廷念 公平生所
歷戰功最
多賞未足酬下廷議加以封涇陽伯不幸爲逆瑾所望
落伯爵仍以右都督致仕家居越二年卒壽七十八

征西前將軍右軍都督府右都督杭公雄神道

碑

馬汝驥

杭公諱雄字世威其先海門人吳元年曾大父春克
綏德衛小旗大父能總旗父林贈昭勇將軍妣高氏
贈夫人公生天順己卯正月丁亥成化甲子承總旗
清水川克敵陞百戶弘治正德中楊竈塔甜水河馬
道黑山九墩走馬梁數馘虜酋五遷至指揮使壬申
陞署都指揮僉事奉勅勦賊四川守備甘肅西寧甲
戌克延綏遊擊將軍隨總制太保彭公略定哈密丙
子冬十月兵集岢嵐大破虜衆奏捷旌賜蟒衣一襲

改叅將陞右軍都督府僉事戊寅陞同知統邊兵京
操時 毅皇帝狩宣大公周旋扈從 上嘉其忠誠
命佩征西前將軍印拜總兵鎮守大同頃之加特進
光祿大夫右都督 今上御極仍都督同知以延綏
河曲虜數出掠改佩鎮西將軍印鎮其地明年取坐
鼓勇營僉書後軍都督府事會番夷讐亂告急朝議
薦公梟略奉溫旨褒諭宴餞授平虜大將軍印節制
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四鎮軍務同兵部尚書金公撫
勦蔭祿錦衣千戶乙酉復佩征西將軍印出鎮寧夏
己丑公年七十有一解組歸榆林庚寅七月十有一

日以疾卒公性彊猛接人善謙機謀內含質木外曩
扼衝突戰奮臂先倡料敵揆策舉合陰符嘗逐賊涉
河一賊急握公兩手水中鬪公力仆賊殺之一日以
數騎出值賊稍衆公令悉下馬取馬鞍爲壘跪射賊
退解衣腋中落血塊如林蓋中飛矢不自知也又能
同士卒甘苦恤貧摩瘠若保嬰孺羌胡部落知杭大
帥名望風嚙指旣老益銳官雖極品勛績而非惡自
持不爲驕奢 毅皇帝大同見公羶帷敝甚曰老杭
酸窮乃爾邪會賊至 上親欲出擊公叩馬諫曰今
主人畜犬備盜也苟盜至主人自吠齧之奚用犬爲

願聽臣等効犬力 上笑而止少給役都御史府既
貴每至府必不正席坐曰此當年役所也曷敢忘之
初公疾以積金授從子祿呼祿屢不來問故祿曰人
貴富利身也公日糲食衣不帛而余乃有之邪子男
一迫葬祿爲車幌幡旒供備絕富飯僧誦經讖盛伎
樂郊列廣筵燕輓送賓客費益以千金歷田公恠其
亾益呼朴之責令築塋園如制而以碑屬予以此

鎮守遼東後軍都督府左都督馬永傳

鎮守遼東後軍都督府左都督馬永初襲金吾左衛
指揮使驍果有謀正德初以討流賊知名遂膺邊寄
由偏裨以至大將卒在薊州累立戰功畿左侍以爲
壯後坐累去官薊鎮卽被虜擾無虛月廷臣多薦之
者乃以右都督掌南京後府事遼東甲午軍變命永
往鎮之永善撫綏麾下銳丁無慮數百人咸得其死
力己亥廣寧卒復鼓亂永卽督麾下士討之應時殲
滅東土人心始定遂陞今職嘉靖十九年三月卒於
官賜祭葬如例

太保兼太子太傅後軍都督府左都督周尚

傳

實錄

太保兼太子太傅後軍都督府左都督周尚文陝西
西安後衛指揮同知弘治正德中數出塞逐虜有功
進指揮使歷陞涼州副總兵以套虜善游時渡河乃
築牆百里募力士持長竿鐵鉤伏渡口賊至輒鉤殺
之尋拜征西將軍鎮守寧夏歷鎮山西延綏俱有戰
功庚子沙城之捷斬首至一百有奇賜蟒衣玉帶陞
都督同知辛丑召入提督團營聽征進後府右都督
掌府事出鎮大同條上禦虜四十餘事修補牆堡七

百里墾田五萬與虜戰黑山殺吉囊子滿罕斬首一
百有奇進左都督築鎮口等邊墩堡五十里加太子
太保薦加少保兼太子太傅是歲虜再寇宣府詔尚
文簡銳東援破虜于曹家莊斬將擐旗加太保嘉靖
二十八年五月病卒年七十五尚文多謀善騎射讀
書通大義清約愛士飲食同甘苦能得士死力善用
間諜悉知虜中委曲故戰輒勝自壬寅以後虜數入
宣大山西無寧歲邊將望風奔潰所亡失不可勝計
惟尚文數當虜有功不敗益近時名將也然性伉傲
喜持人短長以故幕府多

不亂堪沒後十餘年始贈太傅諡武襄賜祭葬如例

都督殷公尚賢墓志銘

張天復

公諱尚賢氏殷其先廬州合肥人洪武初有諱成

隸籍宣武衛已而改隸安吉實公始祖成子忠屢從

戰有功由本衛百戶陞河南歸德衛世襲指揮僉事

調天津左衛於是世爲天津仕籍云高祖彪曾祖貴

祖洪俱指揮僉事父健卽洪季子以伯仲無嗣續先

業健卒公甫七歲倜儻不凡母夫人馮躬勤養育俾

有成立弱冠入鄉校修詩書俎豆之業有四方之志

嘉靖乙未襲父職迨壬寅春守禦黃花等鎮改祀天

津右衛尋軍本衛事撫按廉其忠幹每加推獎丙午

秋用督撫交薦守備遼東寧遠移駐瀋陽陞山西都
司僉書己酉秋克遊擊將軍督軍駐延安內盜外訌
四野洶洶遊擊爲一時創設兵皆市人不習練公受
命倣惕厲忠武身先士卒嚴刁斗多間諜以哨虜情
而叅以遁甲孤虛諸法用能屢殲黠虜奏凱廷下於
是諸鎮之兵延安稱強焉時 天子加意邊陲廣求
將材以儲折衝之用公威名日盛本兵屢推轂壬子
夏擢山東 八原左叅將賜勅以往是秋分守大同東
路路當虜衝而鐵裹門等口尤極邊隘虜騎特出役
士馬單脆物故每大半公曰不遇犀革何以別干將

邪益勵忠奮謀務淨虜氛以報

主上殊遇屢挫敵

鋒斬獲無筭時巡撫侯公在圍急甚公督率前軍衝
之圍遂解然虜醫指銜公甚矣功聞 上嘉賞有加

甲寅克分守遼陽副總兵尋陞都督僉事總兵官鎮
守遼陽掛征虜大將軍印賜璽書寵諭備至公尤感
恩圖奮訓練六軍修繕墩堡申嚴號令由是軍威大
振犬羊懷畏居遼陽二月降者數百人聞有犯而侵
境輒勦截沙磧無外牧焉捷書薦奏諸鎮聞風思奮
而公矢志益勵矣丙辰冬虜騎數萬猝至士伍不暇
行列公聞之躍馬而出血戰移日力窮矢竭遂遇害

計聞 上憫悼久之用禮官言贈少保左都督特進
榮祿大夫仍廕一子世襲指揮同知命禮工二部祭
葬如例立祠以旌忠烈公平居恂恂如儒生而臨事
奮不顧身萬夫莫撓用能樹大節於熙明之朝俾瓊
裘格義塞膽落魄當世執戟披堅脂韋偷生者視公
亦足媿矣語曰力抗一大氣作長城國家神氣不於
公有賴焉

都督沈希儀生墓碑記

唐順之

沈氏世官奉議衛其先臨淮人也有諱葆者 高皇
帝時以功授湖廣蘄州衛指揮同知改廣西馴象衛
葆傳子忠調奉議衛景泰間遷奉議衛於貴縣於是
沈氏家貴縣忠三傳至錠皆世官錠以功陞指揮使
子瑛襲指揮使娶於鮑生公公既貴而贈祖父皆都
指揮同知祖母母皆夫人公名希儀字唐佐自少英
氣磊磊雄膽略廣俗尚弩而公獨精弓射能挽強命
中正德三年襲指揮使年十八掌衛印八年勦木頭
十二年征永安勦陳村所至常先大軍摧鋒毒弩中

膺中股陞都指揮僉事十四年征府江勦滑石殲之
奪還賊所鹵掠勦義寧桑江杉木諸巢深入親斬大
酋一人首虜多礪中其顛十五年征古田先登奪隘
爲多陞都指揮同知掌司印嘉靖五年勦龍山深入
是年田酋猛叛五哨進兵公自請當中哨奪其隘而
潛結猛婦翁歸順知州璋使內間猛以走死田州乎
公最已而追殺猛弟禮于陣跌馬折左脇骨六年陞
思田叅將七年勦落春首虜多八年調柳慶叅將居
二年謝病明年而復爲柳慶叅將帶鏢佩弩箚棧聯
絡環廣右而巢者以千數柳慶最勁小劫大掠燒城

括庫無月不有廓清爲難擅地擁兵殺生恣睢環兩
江而州府者以百數右江最勁喜人怒獸顛黨鬪讎
無歲不有鈐轄爲難公御諸猺蕩巢摧壁不專以威
綏輯善猺視同吾人是以諸猺畏而信公御土酋解
紛排難不專以恩洞其陰事坐償其牙是以土酋睦
而懼然則世雄之與烏合情狀各異攻心之與奪氣
變化亦殊猺賊慮其散走聚其黨而獵之則公之所
以殲淥里也土酋慮其藪衆散其黨而孤之則公之
所以縛岑金也在柳慶先後十三年所勦阜嶺懷縛
三層馬峽火黃馬輦七山曇應諸谿崗凡五十餘所

獲單韋鄧雷諸大姓渠帥或馘或磔或剜目截耳縱之凡數十人首虜積至五千餘級身為大將常先登散家財為賞得狼兵死力尤善用謀兵行所向雖肘腋不得先聞或已傳賊壘賊尚醉酒勦寢其入巢未嘗妄殺是以動輒成功柳人德之比於山都督雲為木主而生祀之以配於雲祠十九年復謝病二十年起為都督僉事總兵貴州居二年謝病歸二十二年北虜大入邊名天下名將至京師公在名中而佐戎事於宣大遂總兵江淮二十五年調總兵廣西公為叅將嘗奏言於朝曰狼兵亦猺獞也猺獞所在為賊

而狼兵死不敢為賊者非狼兵之順而猺獞之逆也

所措置之勢則然也狼兵地隸之土官而猺獞地隸之流官上官法嚴足以制狼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猺獞莫若割猺獞地分隸之旁近土官得古以夷治夷之策可使猺獞皆為狼兵矣或慮土官地大則益難制土官富貴已極自以如天之福勢不敢有他望又耽戀巢穴非能為變即使為變及其萌芽圖之易也且夫土官之能用其衆者倚國家之力也不然肘腋姻黨皆勍敵矣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猺獞臂指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其論甚偉

然世莫之能用也公善揣事情練於當世大計然世獨以能將知公公爲將其奇策遠算世亦不盡知然世獨以膽勇敢戰知公耳初田猛旣誅督府議設流官公曰必且挾思恩爲變矣十八年立堡弩灘以控峽賊公曰賊據其險我乘其衝此與投肉虎口何異後皆如所料公旣連爲賊所中每陰雨輒痛自爲叅將數以病告製道冠山人服治生墓而時往游焉自江淮徙廣右也以書來請余記余復於公曰古之爲將者據鞍矍鑠至老不敢言疲若乃自爲瑩竈臥而飲酒此山澤自放者之所爲也二者甚不兩得而公

乃欲兼之耶雖然公之志則遠矣公爲人精悍其臨敵目光逆射兩顴頰色挺刀一呼人馬辟易其平居嬉怡謔笑臧獲輿庖無不歡然處族人雖讎至相賊殺不記更厚施之與人交重然諾腸胃如直繩一視可盡至於臨敵應機腹裏豁谷飛箝網絡神鬼不能測或謂公譎公曰吾譎賊耳非譎人也知公者以爲然配帥夫人子三長學有父風其次覺次黷俱業儒所治生墓在貴縣城北其地曰廖家井南望淶里北睇龍山左黔右鬱兩江縈紆皆公曩所揮戈斬級處異日有過公墓者得母慨然而思乎且夫古者人君

尊寵立功之臣則或爲之象祁連山象鐵山於其墓以旌其烈於不朽公平諸猺靖廣右猺中多大山則宜何象然 天子方且鞭撻四夷以大事推轂公公所建立計不止西南一陞也其所象蓋未定云

叙都督沈公廣右戰功

唐順之

紫江沈公自襲指揮使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賊憚之未幾調征永安嘗以數百人擣陳村寨賊墻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却下山誘公入淖中馬陷以吻拄淖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曾前趨淖劫公一曾鏢而左一曾刀而右夾馬一曾殼弩十步外公

捩頸以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而過刀着於鐙韉然斷鐵公射鏢者中缺項殪左挂弓而右掣刀斫刀首於鐙間斷其頰車折齒殪弩者恟夫弩僂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脊旣連斃三曾後騎至找其首公以二曾讓後騎而囊斷頰者自爲功餘賊麋而入箐追兵戰於箐中斬曾若干級毒弩中公膊整軍而還驗功或以斷頰者非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怒曰賊豈伸頸而待斫乎命紀之以功遷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臨桂掠而還巢公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以伺使熟猺以某隘閉告而導公入丁嶺

公策之斬所閉而入果無兵守於路擒販者數人以

丁嶺之賊告遂牽以導巢而熟徭亦以公斬閉隘告

丁嶺之賊賊還趨巢大破之賊奔公獨逐一首首騎

而走崖窘釋騎跳而下澗公騎跳而下澗澗深沒顛

馬浮而岸毛盡濕束濕馬於樹緣澗而求首首而逃

矚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後騎相屬至厓

望見公提人頭立水中厓峻不可跳乃尋路從公則

賊遁已遠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猶斬數十級而還

荔浦賊八千餘渡江而東寇諜者告公倉卒率五百

人待於江畔駐白面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諜

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公以爲滑石灘狹牽線而

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澗成列而濟衆難圖矣吾欲

奪其澗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斨竹揭竿

而編篋以爲繆刻頃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

數十人守之炊柴煙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

公分兵兩畔而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葭葦中賊

營於中洲以護濟濟且半公以艦乘瀧急衝之兩畔

軍譟而前有首騎而水立挺鏢當艦公舍艦跳水斬

鏢首人騎皆踣洲上賊辟易賊濟者西奔巢未濟者

却東走山上而復潛趨蛟龍灘以濟洲賊孤艦軍攻

洲兩岍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墮淵溺死無算其前行盡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掠牛畜之在兩岍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公用奇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召公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公素能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徒貌合耳公復密語督府云云如此可使璋擒猛督府復曰猛乘上流之勢擁兵建瓴而下則邕梧諸郡危矣奈何曰此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非有他志也猛

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猛安得不

慮乎督府又慮

猛且走交趾日猛走交趾

則閉不能歸矣猛安得

不慮乎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璋雅敬公公潛使人于璋於是督府進兵分五哨入猛勁兵盡在工堯諸將死讓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工堯去工堯五里而軍進攻隘隘堅復退營五里而糧且盡湖兵五千人請於公願得一飽而死敵公時僅有自齎家糧五分米不敢言公無以爲許時左哨將與公隔江而軍公潛濟江就左哨將乞糧而請并兵攻工堯左哨將

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糧吾自有之姑試公耳
左哨將慚公還軍乃夜分軍三百人緣山而右走間
道三百人緣江而左上山竝繞出工堯背插旗爲號
煮餘糧爲稀糜食而遣之黎明合戰賊殊死鬪我軍
却麾而進又却公親斬却者一人而提其頭以令軍
復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已至登山插旗初岑璋
旣與公爲約而遣兵二千人陽爲助猛守工堯遣精
卒千人以護女爲名居猛左右璋兵在陣後望見山
上旗大囂曰天兵得工堯矣潰而却猛軍見後陣却
亦囂而却我軍乘之斬猛子邦彥於陣中蹂尸數里
遂入隘得其積粟軍始飽乘勝攻田州猛聞工堯破
窘急欲走交趾而璋卒五百人護猛妻以歸五百人
獨守猛指猛所欲走給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如且
走歸順爲後圖猛不得已從之璋待于境相見因相
抱哭璋以子女恣猛圈畱之而潛遣其子報公於田
州公入田州五日而諸哨始至璋所使報猛所在者
事頗洩左哨將移軍壓歸順境索猛欲破敗公事自
爲功璋以二十牛百甕酒犒軍而謂左哨將曰猛誠
有之公無急也於是醉猛而斬其首亟送督府斬他
囚首貫猛尸而以與左哨將左哨將喜於得猛而抽

軍獻猛首督府則猛首已梟一日矣猛死田州平安
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而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流官
反側至今未憇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
聽且調公守田州公請以他將假守三月而待希儀
治裝他將守之一月而田州酋蘆蘇果與思恩酋王
受連兵劫城他將狼狽歸田州復爲賊巢公又言於
督府曰兩酋能用其衆以復故主爲名今若返岑邦
相於福建而置之南寧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受縛
矣督府復不聽而徵兵數十萬征之旣而失利督府
以罪罷新督府餘姚王公至其所以撫定兩酋公多

與其謀因薦公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
中城外皆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子數被
焚劫知府劉璉殪於賊知府鄧鉉間出城弩中其膊
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後敢出城城兵又疲不足仗
公爲叅將始議勦五都五都去城五六里而巢最險
賊又最獷所虜獲人畜最富巢中不聞官兵者百餘
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戶蔣紹宗使擣其巢賊蜂出
裹我兵殺數十人而隘其入路使不得返我兵卽賊
巢爲營固守而因賊糧以爲食然氣奪不能戰賊亦
欲坐踣之于是百戶潛遣人芟而告急於公公卽上

馬復聚兵得五百人入巢爲援既至聲銳者三因奮
擊賊百戶兵聞銳聲亦出奮擊賊賊分兵爲二腹背
戰我兵鼓譟斬級賊不支然尚橫鯁兩陣中守隘不
肯散公使人芟而以勝告百戶百戶亦使人芟而以
勝告公公因謂百戶曰汝且據巢毋出待賊服乃已
不服更夾攻之可盡擒也賊素怯柳州兵最易與至
是訶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給曰是新叅將老
沈所率藤峽軍耳兩江賊熟老沈名而憚藤峽軍因
咋舌曰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
心懼因熟徭爲解熟徭者界漢人生徭徭間陽附官

軍而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以爲
常於是熟徭間說於公曰請爲兩家解闔公度賊尚
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徭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
去賊以所虜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爲獻賊收衆奔
山頂而空隘以通百戶兵公兵與百戶兵牽連行至
城城中人謹始知柳州兵之能戰賊也公謂欲大破
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那地最勁乃請於軍門
以那地兵二千戍柳州柳之有戍狼兵自公始先是
賊勢張甚而熟徭及城中黠吏民多爲賊訶者賊耳
目徧官府左右官府聞闔動色情性賊在谿崗千百

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雕勦口語杳杳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爲備或伏巖藪伺官兵殪之或先徙妻子畜聚於鄰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至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爲鄉導往往爲賊誤我入死地崩墜厓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掠多所人無一當而所噬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終然如刻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踪跡公以爲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諜而官爲諜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徭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名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徭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爲販本若試爲我訶賊衆感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崗中諸徭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寨寨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鏡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爲旗頭引諸軍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

劄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殪之已而賊寇他所則
公軍又已先在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
潛寇則公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爲神而我軍亦不
知公自何得之也公始至柳令諸徭得出入僨買游
嬉城中無禁諸徭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
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訶賊後賊發其火
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間謂諸徭曰若見我若
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徭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
已而徭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
諸物以銀簪簪其頭又命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

碗察羣婦中其夫嘗以賊事取者則又陰摘之他所
勞苦之曰若夫爲吾大人盡乃良苦私賞之包帕銀
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
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徭婦旣多得賞又酒醉
踉蹌舞手出府門徭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
自是諸徭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篋針頭線尾
皆盡猶不能給而徭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徭婦又
洩之以獨得珍果美物誇諸徭婦以爲夫人愛已諸
徭婦皆怏怏心羨嗾其夫使報賊冀已入府得珍果
美物而公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

猺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猺不肯言則猺婦嗾之使言或諸猺竟不肯言者則諸猺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雨來去旣得賊時率輕騎勦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管爲繩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遇平地度賊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究其爲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于劇賊家而係鄰家與鄰巢者還之諸猺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爲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爲

賊者以克級故賊言我輩我雖爲賊時得脫或保孥費汝輩雖不爲賊時見殺或孥費爲虜自今我輩乃有顏面言賊矣公入巢有賊戰者旣還軍遣熟猺檄之曰若奈何助賊戰吾勦若無赦頃之擣其巢盡殲之自是凡所勦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勦所過他巢或刀弩而門閭旣還軍則檄曰若奈何刀弩而門閭今罰若五牛不者且勦自是所歷百數巢竟無一人敢刀弩而門閭者所獲劇賊多不殺剜兩目刖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虜掠多不遣兵而用剜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

使徵所虜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懾不敢隱盡
還所虜掠而剜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之公
以給被虜者而以其餘給剜目者剜目者每一入巢
則利益多而爲賊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
州所剜目七人其六人皆爲官用其還巢而復爲賊
者覃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公始議發兵
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乃發公以爲吾治
文書吾掾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下我府掾史知之
多人知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
而書檄往來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爲賊得於是凡

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旣勝則上首虜督府而以邂逅
追賊至巢爲解於是督府不能以又法詰而兵謀得
無洩公嘗欲勦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
病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以獵乎因起出獵
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以也公耳目多賊
不能藪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勦汝則
又走之他巢他巢嚇之則又走跣血瘡以死或餒槁
崖谷公又每以甚雨淒凍風冥之夜察賊所止宿處
四散遣人齎火鏡以筒貯火衣毯裘毳帽與草同色
潛至賊所夜聲鏡者三賊盡驚老沈至矣挈妻子裸

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爲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爲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訶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訶之時公所遣衣毯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鏡明日諸巢所使爲訶者亦同會于城旁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恠駭已而訶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恠駭曰昨聲鏡者誰耶鬼耶諸猺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易面爲好猺僮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

無敢訶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猺家以耕或索雞酒於猺猺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盡而韋扶諫者馬平四都猺賊弩中知府膊者也兇猾甚先是七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公潛率兵勦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層賊往劫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爲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刀猺人室恐諸婦作欲槍狀公伴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

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獠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孰
獠謂諸獠之亾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韋扶諫則還
汝妻子矣諸獠四五人來投公公令入空室視其妻
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爲狼
兵殺且捨久矣已而怨相詈曰咄扶諫非汝爹非汝
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獠心割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
扶諫耳諸獠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
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爲公緩圖公曰諾因
殺牛犒諸獠而去之諸獠踪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
惱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獠因曰我輩失素

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獠乃詭相

計曰今官府虜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戶與巡
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必得也官府懼失三
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旣
離巢則黨益孤諸獠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
洞中而使孰獠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賣可遣吾妻
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爲吾不遣諸獠且謂吾怯
於是鎖諸獠妻刃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孰獠諭諸
獠曰諸獠且劫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獠請於
公曰吾獻扶諫懼讐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

公慮諸獠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

諫吾且賞汝若諸獠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獠而質熟獠妻

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齏粉矣至巖洞中果

得扶諫而出諸獠閉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

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獠且謂

吾怯於是先遣諸獠中妻女四五人往言刃挾諸婦

女狀諸獠吐舌懼殺妻子皆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

以歸剜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囚懸諸城門

諸獠出入城者見之無不股慄諸獠既熟公威信公

嘗調一巢往征他巢雖懼讐然不敢不往牛畜盡俘

以歸首虜生口視狼兵爲少耳公亦盡以所俘牛

畜賞諸獠其後復調而與之期會天大雨諸獠懼失

期乘高泗溪水沒者六人公勞苦之命沒者人三牛

付其家其餘皆遣還之自廣西爲將如韓觀山雲惟

能使獠人不作賊至公能使獠攻獠則廣西所未有

也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金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濬

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一人徐五韋貴爲土巡檢

分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於流官然夷民獷悍不樂

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舉兵誅之而亦不能定

也當破岑濬時調兵鎮安鎮安掠思恩生口以歸已

而其中一人長大而姣因託言岑濬子而名之曰金夷民益思亂鎮安乃潛召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以歸鎮安因要之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人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夷多欲爲響應者勢洶洶而先時濬旣誅其酋楊畱者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畱欲往投金以逞時公與兵備皆在賓州畱入言於公曰畱小主人在請往公方慮岑金之危思恩未暇慮畱之在肘腋也聞畱言獨心駭以爲金去賓州

數百里而畱應之表裏相扇賓州危矣賓州危則咽喉哽咽喉哽則廣右盡騷而何有於思恩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計款之乃婉色好語謂畱曰汝第往我曩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畱聞是言固已刺心公因叩畱曰聞鎮安繫金甚堅何因出乎畱詭曰百計逃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畱而呼畱至密所曰爲我一言語金若欲官必毋殺人劫城若欲殺人劫城任汝自爲之金能聽我言可以狀訴我及諸上司畱唯唯公遂與畱銀十兩而以花紵方摺之納畱懷中爲

我寄金得官後爲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公復給留曰
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曰金誠當盡力然金方
倥傯安能辦此公笑曰吾豈遽責金耶且欲得一帖
爲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腸矣留出公又呼還謂之
曰我幾忘之韋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無
墮彼計也留詣金具如公言金大喜真謂倚公可得
官矣因率其兵五千人詣賓見公至城門門者懼而
報公請無內金公怒罵曰金非賊奈何不內覘者以
告金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二
十人皆衷甲見公公曰金來乎留曰來矣金叩頭潛
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復笑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
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公
戲曰汝士官多不知恩汝得官且忘我矣况子孫乎
金唯唯不敢公乃令其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
得官他日每一出征乞金四功與汝公復爲金計曰
汝賂我兵備公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公曰第寫帖子
吾爲汝致公以兩帖子示兵備笑而火之於是遣金
詣兵備始金叛而留且往兵備甚懼公潛與兵備計
此事大禍叵測公夷情未熟一語蹉跌敗矣不若一
以聽我兵備唯唯及見金但言吾視金有福相以微

動之且曰此事一聽沈公明日公詣金營犒之五牛
酒五十尊又明日兵備犒之如公公復召畱與金謂
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暗箭刺客殺金是貴五
殺金非關我事今一以付畱可無賺金也畱乃日夜
甲而擁金爲備公復遣其姪至金營與金同飲食臥
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欲縛金而憚其衆時巡按
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乃請兵備先往密語
巡按以故公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公爲
金作訴稿塗抹四五次以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
汝往南寧倘貴五伙人於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土

官某小青衣襍史中而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
如公言路中飲食公與金同席語金曰貴五以重賂
賂吾庖使毒汝則奈何自今以後吾所食汝亦食吾
所勿食汝亦勿食可也金如公言而益以公爲愛已
行七十里至思龍驛公晨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
寧人皆言汝叛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
若散遣三千人而選心腹從卒二千人以往是汝不
撤衛而坐息人言也金以爲然選二千人往復行一
日去南寧百里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而諸從人
衣糧懼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爲便

金亦以爲然從金至南寧者纔千人金入見巡按巡按好語曰吾爲汝奏明日巡按遣人至金營犒其衆而畱金以待奏居五六日公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謂金曰思恩去南寧近耳何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盡衆且散矣金復遣其半衆行金所遣千人營百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而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公欲縛金而又以爲五百人者迫死而狠鬪則殺傷幾何更欲爲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還則從金者又千人矣公知金未可動間請於巡按公且往南寧而以金從可於路圖金也至思龍驛忽報韋

徐將萬人在陽以迎巡按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公與兵備巡按聞之曰禍矣公謂巡按且陽爲不知而聽希儀徐圖之公出呼韋徐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惟朝廷所命汝安得私讎之是時金尚駐近地覘伺而韋徐部中亦有爲金耳目者金聞公言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伏候公公曰岑金耶汝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叅將府則貴五無如汝何矣金馳馬入賓州公復於巡按曰金入賓州矣巡按兵備至是始有面色自金往南寧返賓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公居數日韋徐復私公曰請

甘心於金公又怒罵韋徐亦莫測公計所出也公密請於巡按散遣貴五衆而後圖金然是時金衆尚千餘人與楊畱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公與兵備計公可遣楊畱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公聞謂金曰楊畱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矣汝盍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返公又拉之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公曰汝獨返勢弱倘貴五伏人待汝奈何今去柳且近汝何不與畱偕至柳而偕還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於路躍馬而墜公以機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護金而令至此痛扶之五六人皆病創臥然尚以公愛金故被扶不敢恚公公至柳入叅將府公命夫人見金曰金我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益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旣病扶臥獨四五人從金而畱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柳城故有狼兵二百人足以虞變公將縛金先以狼兵三千人護巡按三百人護兵備而以三百人入叅將府待事謀旣定因酒中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意常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飲至醉

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遣人名畱於城外狼兵夾墀左右立畱與其黨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畱忠不能成我事以銀十兩勞畱取紅紵挂畱畱愕然公曰汝爲之而汝不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吾安得縛之畱大駭泣下曰畱小主人也公曰汝爲之而欲誑衆乎公意又欲以疑畱於其黨也畱懼不能言其黨二十人皆股慄公復曰吾且爲畱奏功矣因見畱於巡按巡按勞賞之如公見兵備兵備勞賞之如公勞城外二百人牛酒而令畱率之還賓州遂令畱齎牌散遣金衆之在賓州者曰所誅止

金一人畱旣惶恐見給又虞同行者猜已賣金相讐見殺於路中日夜跼踖爲備奔歸頃之遂發病死金兵聞金縛皆散去公乃以金與其酋之病扶者醉而縛者解巡按府而撲殺之思恩復安當是時使公不先款畱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寧賓州縛金則困獸之鬪何所不噬使公聽韋徐甘心於金則兩客相閱而主受其釁惟公緩之又緩以漸脫金于五千人之手若剝笋然待其爲一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多公之算而韋徐諸土酋亦益謂公不可測也公見督府於梧時鹽船八十餘阻峽賊不能前

左江孫叅將千人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公先時公沂
峽峽中大酋侯公丁嘗謁公公寄六羊令公丁牧養
至是遣人取羊於公丁公丁奉羊至潯公令諸鹽船
牛酒犒公丁與其從人謂公丁護船上峽公丁身居
公舟尾命其黨乘小舟護船囑曰吾以身質於沈公
護不謹吾碎矣公因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
至武宣未返時孫叅將與左江兵備聞公丁在公舟
欲乘間捕之而密言於公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
我詐之不祥招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夷將
焉用之此斷不可公居常有所徵名雖其深谿絕崙

未嘗不來其來雖桀猾宿惡未嘗輒殺其可諭者諭
之其不悛者必遣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
兩人猶豫未決公乃摘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公
丁大感泣去而公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不
失升斗公以報督府督府笑曰孫叅將千人乃不如
沈叅將一班首十八年七山之役奪兩叅將於虎口
功尤奇公膽勇機警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祿賞
賜半以給諸人爲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
先登與斬首者就陳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
公嘗笑曰人以貲財積賄賂而博官吾以貲財積首

級而博官豈爲非計哉其征陳村時深危疾所部皆
自戕于神前以禱公刀穿手矛刺股鈎刺春繫鐵鎖
我之痛毒諸體皆徧最後至者一人無所施乃箭貫
喉爲禱其得士心如此蓋余宦遊而得當時名將數
人北則馬永梁震西則何卿南則公震與卿余未之
識而識公與永永魁瓌長貌而氣特沉毅見人頰首
下視寡言笑公短而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
發皆所謂偉男子也公與余稍談及廣西事余是以
得換次之公戰功尚多余不盡聞也公謂余言當世
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齷齪不能展噫嘻若公者猶爲未盡其用哉

前軍都督府右都督贈左都督石公邦憲墓誌

銘

張鼎文

西南夷自方叔南伐之後惟漢馬伏波兵振臨沅受
降置吏其後地雖內附不能去兵歷代以來苗夷爲
亂天啓 皇明曆紀二百餘年 世宗皇帝受天成
命撫屬興運天錫忠良勇智之士克清大憝掃盪氛
釐九真日南夜郎徼外罔不率俾足爲明德申威之
臣大都督南溪公其人也公姓石字希尹其先山東
壽光人石玉仕元爲行院同僉洪武四年歸附授遼
東衛百戶調平越衛所鎮撫從靖難兵陣亡永樂初

陞清平衛指揮使宣正統間陞都指揮僉事割宅改建衛學宣傳宗宗生瑛瑛生堅堅生公甫十歲苗夷迫城公於階下立壘持鏢願當一隊長者壯之十二歲喪父鬻產僦屋惡少犯之不校戊子襲職歸卽清出苗民侵并屯田庚寅後三十年陞雲南都司僉書屯政再陞掌印三陞都清守備四陞都指揮同知江西掌印五陞前軍都督府僉事六陞都督同知七陞右都督從事征勦大小數十餘戰其小者鎮撫凱里司惡苗納款湄潭六寨投降進征克平都清洞苗阿保等截殺凱口賊黨阿廷等鷓勦六龍山殘苗邛水司臺黎等簸箕寨龍老三等荅干地方白洗寨保王三參長等龍塘寨龍老二等拘洞寨岑賈沙雷寨龍老四等龍由隆里寨阿利等邛水司梁上鬼央等 地隆阡龍力水等各斬首一二百顆五七十顆其大者四川流賊合思石苗民據江村囤叛大征命下攻之不克公視其崖壁高僅三丈令軍士積草崖下軍中選一少年何全謬克千戶與賊交質詒曰招撫全往探賊食盡守者皆婦人卽如公策從岡上一躍而下大軍鼓噪急攻斬首一百餘級都勻七司相繼讎殺兵憲憂之公曰七司如鼠鬪穴中氣盡自斃

獨山蒙越殺父爭官誅不可緩豐寧楊垣罪惡次之
今先聲罪獨山然後移師豐寧豐寧抗我師公乘勝
搗之斬首二百四十九顆各司皆平雲南江川等州
縣有獬獬撲刺犴雞等東有昌明龍朋等有多反李
成老阿旦等恃其險固各肆鈔掠兵不能入公使人
覓賊素識及知險隘者爲嚮導訶得賊狀則分麾而
行公親督諸軍伐木填塹川陸竝進猝入賊巢火炮
俱發四面響應若天降地出賊棄甲走者伏兵執之
行且鬪者追盡殪之東南二賊皆就擒奪回男女牛
馬無筭斬首二百餘顆磨子崖囤苗盧阿項等擅生

殺異章服爲川湖梗公撫安之不服調漢上兵七十
進征春江雨漲公令軍士編筏徑渡猝至崖下夜防
劫營是夜果至伏兵斬首級數十顆鎧仗盡棄賊求
援於播之吳鯤趙懋等諸將皆恐公曰安萬全楊烈
所畏也調水西軍三萬進次烏江聲問烈縱鯤助逆
犯順之罪烈奚暇援人乎公每路設兵迭疑疲賊時
二月沿溪桃花未發公集兵犒勞曰此花須一二十日
開吾以鼓催之花速開囤卽破矣日午報桃花盡開
軍中作氣又令樹旗百步外曰我射中旗竿賊父子
俱擒矣一發果中軍中踴躍乘風舉火烟焰張天斬

關而登生擒賊父子斬首四百七十餘級湖廣淑浦
縣猺賊公征之令製五色旗各百面立五營令賊探
者識之越日至山分旗兵左右前後立幟奪山公總
中權分兩翼由前山入賊出迎戰入則奪山者據巢
矣斬首三百餘級俘獲數百人賊平淑人肖公像祠
之容山土官張問韓甸讎殺不已公以兵聲罪守備
葉勲千戶郭繼武頗易之稍近伏兵四起勲繼武被
殺公於重圍中殺數十人挺出至鎮遠調度兵糧賊
於沿江防渡公佯與爭渡別於上流三十里編竹爲
橋潛軍暗渡公爲後應賊勢甚盛公身當矢石我兵
水陸竝進賊潰土崩墜者千人斬首三百餘顆擒
問甸容山平其尤大司許保吳黑苗據

六龍山剽掠湖廣川貴二十餘年其地陰谿窮谷竹
樹雲迷連高夾深危險叵測督府請合三省之兵攻
之公曰地險易匿賊首不可得也不若厚賞順苗爲
腹心以賊攻賊便時已名兵公至銅仁招納順苗二
千餘人示以恩信日出獵鹿據其要害布營結寨諸
苗莫測賊迫銅仁或欲閉城堅守公曰城外無人乎
開門出兵賊已欲濟公以飛鎗中之炮火俱發自相
蹂躪死者無筭賊首遁去襲破思州府城公督兵嚴

程東甲而趨追至老黃山奪回擄去人畜各數十賊首又遯去陷石阡府城公乘其疲困分兵要截歸路首尾不救斬首百級奪回男女八百餘人牛馬器械無數賊首又遯大征命下三省兵尅期大進公聲言由滑石江進謬令奇兵於江上山頭張虛然火疑賊公乃率衆銜枚疾走攻亞寨冒雪而行出其不意一鼓破之得其倉米錢帛牛馬進克滑石江狗腦坡麥地龍塘諸處龍塘許保所居或曰難克且先攻瑕兵法也公曰斬蛇斷頭令敢死士數十人潛伏後山令宣慰安萬全開山公以步兵與賊背寨門殊死戰軍

中放炮伏者應以火器疑前後兵至棄甲敗走追殺過半賊首又遯督府檄進董雷山公曰兵貴神速牙勢兼程倍進賊分兵拒之公據險立營堅壁不戰夜令某處開一面以防劫寨某處設伏以待賊至是夜果如公料伏兵四起殺賊過半攻勦四晝夜前後斬首五百五十顆擒獲者不計進攻湖苗川湖二省援兵不至苗賊併力衝營營潰公與數十騎橫戈格殺數十人出走十里遇伏兵又格殺數人收敗卒數千據險以待守備柳之文死之廷議公戴罪殺賊公得諜報許保逃匿深洞間與各苗往來糾合行劫公召

順苗某某屬以誘賊且謂之曰昔在圍中見二人挺
而麾曰開路開路我馬得行旣而訪之老獮老獮也
似欲歸順其妻子繫獄彼能來歸我能開釋若大兵
至無及矣獮獮來降公卽取彼妻子令見執手痛哭
晚令宿府中夫人爲其妻易衣添被饜飲酒肉數日
遣去一日公置酒高宴名獮獮旁侍酌以大斗獮獮
心醉誓許報恩明日賞以衣服酒肉令與妻子同歸
諸苗聞之皆有順意獮獮歸甫八日率諸苗來降且
報曰許保縛矣公擇精銳四千人夜抵唐寨立營大
甫公喜曰此洗兵也問其地曰湯總兵舊壘公又豈

曰此我得賊陞總兵識也默禱于天須臾晴霽
獮獮等謁見縛許保獻功公椎牛饗士畢與數十人
往獮獮寨妻子奉觴歡如父子仍送公五十里別公
又遣人訶吳黑苗子姪家丁止十四人某日欲出伏
兵於中塗斬之苗悉平督府上功於舊銜上加提督
麻陽酉邑等處節制湖川駐劄銅仁自公始平州司
楊進雄殺叔反姪而奪其妻公合諸土官宣馭雄罪
曰汝能自服子孫不失茅土不然吾縱汝以兵決戰
吾將郡縣汝雄泣就縛白泥司土官楊贊殺楊一家
男女數十人自戕其族負釁阻命擁兵自救遲回觀

變公發兵鎮遠贇狎父人以他事來偵伺動靜公直
諭以征誅之法明示破之之計贇遂與家人泣別翼
日詣公款降楊國亨以四十八萬之衆爲亂水西謁
上官辭色不善卽擁衆譟噪而出主兵者謂宜討之
公以檄各國亨責之曰爾欲反邪吾視爾釜中魚爾
兵衆孰與雲貴川湖之多爾四十八酋長能忠主乎
吾鑄四十八印立爲四十八官朝下令而夕馘汝矣
不然吾令爾讎嚴倉烏蒙攻後四川番州攻右調雲
南兵以象攻左吾以湖貴兵攻前爾誰敵邪爾漢唐
以來基業在吾掌股中可裂爲郡縣耳國亨免冠頓

首痛哭謝罪惟公天錫勇智動合神幾或以兵力取
威或以口舌定亂幽感神祇以助天兵明化凶頑以
歸至化雖古申伯式是南邦方叔荆蠻來威不是過
也若夫孝於先祖尊事祖母席太夫人母王太夫人
友愛二弟姊妹敬其族叔虎仁及三族之親助喪賙
貧不矜已功不揚人惡讀書好學爲兵憲鶴皋張公
所器重已乃尊教廸德生事死祭以報知已則又恂
恂然儒者氣象非武夫介士能強爲之余嘗讀箬溪
顧公及兩京九卿保薦之疏懔然知中興名將之無
二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倒狼居竭瀚海據六合之

中空萬里之外天嗇其年大勲未集隆慶戊辰卒於
銅仁官舍天其未使我明無南顧之憂乎卒之日呼
二子命之曰我有俸廩皆餉軍士死以債累汝無我
怨端坐而瞑士大夫及夷漢軍民無不辛酸涕洟披
麻臨奠不絕於路銅仁士民捐貲立祠撫按題請贈
左都督祭六壇 勅布政司營葬平生蒙 欽賞一
十有四陞俸級者三膺廕者二追贈三代祖父皆如
其官生榮死哀武臣之恩極矣

特進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軍都督府

左都督孟諸戚公繼光墓志銘

汪道昆

余自職方貳邦政簡記諸名將而綜核之慄者不堅
誕者不副律之軍志不償則縻要以爲丈人爲司命
爲社稷之衛爲不二心之臣則戚少保其人當世無
兩少保文武具足願折節而右吾文越在行間得片
言如右券居常纂乃考服孳孳以孝爲忠有開必先
余則有孝廉將軍傳會倭掠吳入浙辛酉寇台州少
保將所部兵九捷而平余則有台州平夷傳壬戌余
自閩監少保軍殲橫嶼遂截馬鼻搗牛田兵二畱行

一月三捷既飲至余則有平遠臺勒功銘于時同軌而盟務戮力以紓閩難余請師再至島夷蕩平遂復諸郡縣城堡癸亥新冠累萬厚集仙遊則出奇夜襲之寇無噍類乃若焚山寇百壘覆海寇千艘功什冠軍域中底定封鯨鯢相望余則有京觀碑余去閩少保應名之 闕下期余吳會決筴而行余祖之三山則有言贈壬申薊門大閱少保從譚襄敏在事余則有燕山銘報命惟功余則有特疏丙子少保始艾祝以申呂余則有薦履篇驃騎罷鬼方歸而丘首余則有志有銘少保罷南粵從間道入新都胥命弁山余

則有滄洲三會記同事二十五載先後累數萬言則言言核矣胄子祚國布狀新都明公推輓先人賢士兩大司馬無祿先人卽世貌諸孤請卹無從大司馬輿榭先後歸莫爲適主乃今疆場多事 上方求舊

念功儻藉寵靈幸得死所惟是墓門之石惟明公特書竊惟疇昔之言禱而不越今茲之志庶乎信而有徵余將概其顛末而損益之幸得藉手戚之先起定遠具孝廉將軍傳中孝廉歷連帥入坐神機營母閤太夫人故旌貞節則自大寧歸老孝廉乞終養詔從之嘗遇異人叩息子狀異人豫以期日告戊子閏朔

胄子生斯爲三朝虎臣兄衛霍而弟之矣後五年舉
介子足當鴈行其後十有三祀將及期王太夫人夢
神人衣絳衣降于庭虎變而躍柵內是日日華五色
孝廉命之曰繼光其字元敬其號孟諸則余所易也
幼而好弄捍闔多權奇孝廉從方士受人還錮鼎烹
永偶退火出丹室命少保主扃少保進武火大烹扃
戶自若既排戶入乃大驚孺子冒不測而攫九龍敗
矣頤之覆鼎而出永皆成金躬覆試之百端不死孝
廉歎曰鼎有實非孺子良惟予先世無罪實亾非先
世咎惟余無良孝廉以不器貯硝

刀上少出

私舉火爲戲氣燄薰天孝廉厲聲詰之弗應跡之則
既然且燼園而潛入版者寸之三孝廉灑然異之孺
子得天侈矣始舞勺隆準方頤轂而鷹揚英氣勃勃
其中類晏平仲居然爲萬夫雄既舞象拆節爲儒以
經術著既冠奉孝廉命上勲府襲世官待次司馬門
善相人者目逆之門左將軍春秋三十六秉鉞專征
不五等則三孤布衣極矣孝廉持大節不問家少保
既孤家故不造內子出王萬戶累封一品夫人少保
襲歸日服事分部內子主中饋相與食貧裳市一魚
三斬待餼朝進首午進尾少保虛口而行問有餘日

亾矣則以臍在腹而陰自奉心嗛之暮以魚腹羞少
保色沮子枵腹以望吾腹甘苦可無同乎內子謝曰
妾佚君勞君良妾苦禮也乃心德內子方諸孟光庚
戌待試武闈匈奴大入部列城守簡材官戍九門少
保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六郡
良家子入戍春秋少保任中軍從使者起文學侍從
嘍咭諸偏裨中軍務輯衆心一軍皆服所部急推轂
進總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難甚浙
殘矣少保上練兵議其略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
臂而格干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

其可也聞義烏露金穴括徒遮陳兵入疆邑人奮鎗
棘禦之暴骨盈野其氣敵愾其習慄而自輕其俗力
本無也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
府乃檄少保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于
丘乘兵寓于農第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
利竝驅乃間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
伍之而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是名鴛鴦
陣惡用鴛鴦爲哉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
叅將分部台州辛酉島夷入台州睹旌旗皆辟易所
嚮以全取勝語具台州平夷傳中時新兵若發礮至

如破竹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少保西行既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夫已氏故耽督府逝將擠而代之陰揣東南憤客戍苦軍興則扇甘言爲簧鼓未及入閩先上封事請因兵求兵因糧求糧無庸徵調內應者謹然爲口實夫夫無負神武師及使者彈事不行各守官如故夫已氏旣失筴無敢食言寇虐益張兵食無措徒負長技擐弓躍馬當先一倭操利刃迫之斷馬尾而免寇分壘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莆東南出沒楚掠因而塞路扶野不耕山寇陸梁海寇盤踞廣叛兵乘亂出入眦若無人言者謂督

府兼制八閩亟解懸以希悔禍乃屬少保部兵八千往余爲監自橫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將振旅余操壺漿逆之福清西樓余謂倭啗利如蠅旋撲旋集非一大創疇能息肩公歸未及稅車閩烽舉矣少保辟人耳語明公知余小子所由來乎督府之援以開府故亦將以謝羣言耳借一爲券寧慮什全天意必欲完閩幸明公在八閩之事明公以獨身肩之督府之重明公愈于開府願明公躬謁督府悉陳往者之過計請兵請餉而西余小子眇然一夫願從公殉國

矣余三酹而三拜少保出百金劔二分佩之誓而指
天渝成言者不祀既入省會勒功平遠臺少保既班
師余上書所部願奉詔旨請援于浙所部皆不可聞
方急無寧出護軍境外乎余爭之彊今且必往傳遽
三宿聞寇入莆城所部發急足追余還弗聽又三宿
驛聞督府逮京師所部發急足追余還弗聽既而大
司馬趙公代督府乃發浙餉屬少保募精兵萬人聞
望援兵日幾幾如望時雨兵至寇畏飛將軍如虎枕
藉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釋俘囚蠲脇從視首功居
多語具京觀碑中不具載 先帝王位虜陷石州東

薄昌黎幾不守用廷臣議名譚司馬戚總戎入策備
邊總戎三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
什倍東南虜馮積威劫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
股軍費秦外舍兒視虜飽歸尾面鵬勦掩老羸爲功
級旣贖而賞有差剗獐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
借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
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
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
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
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北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

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迨其非時則大舉討
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
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聞者發言盈廷司
馬私語總戎吾舌敝矣如不入何第捫勿談合惟命
總戎自言世受豢養敢不思效愚忠用則腹心干城
不則馬革無問舌矣既襄敏出就督府命總戎督練
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策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
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寓公無
廨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乃則又以總理專

薊門卽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矢言薊當肩脊日

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二千里一
瑕則百堅瑕北年邁圯邁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
戍土畫地受工跨墻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
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器餼糧具在虜至則當陴以守
退則番休第力詘未能舉羸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
木疆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穀者一軍以倡
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
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于日中軍容益莊總于山
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既相要害程功能部
署臺垣之役工力藉班軍則以南兵爲渠長薪木取

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少保巡工介弟爲植少舍
則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黔皙益以壯麗獻功不旬
月告成事是役也在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足
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立車營
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鞞爲方陣步騎二旅中
藏之遇虜乘陴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
轅下距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
慮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
入衛兵筴應主兵戍守踐更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刑
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嚮導次批擣次遮擊次
追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西
虜謀入犯西酋得薊狀恐巫卜不祥遂謝東胡款關
入貢部言虜數苦薊比修內備不戰而伐虜謀卽軍
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得入梁益且將求多
總理故以叅將入閩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
督同知克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及江陵當
國上遣右司馬出行邊于時大閱薊門十六萬之
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
罰必信余課諸將校諸兵躬入諸營驗諸械器履諸
關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闔閭比還報悉以

狀聞既畢使謁江陵上輔兵議江陵則以征伐自
天子出其如 主幼何既而遞修薊功遞進左都督
其加秩則少保兼太子太保其階則特進光祿大夫
及江陵棄人間人言波及少保西禪將起記室少保
若加諸膝而進之陰布蜚語京師傾少保而自代始
移鎮南粵虜入黑峪關薊人願亟名還不得請則勒
石頌功德尸祝之少保度嶺南任疆事如二鎮踰年
疾作得謝還登州一品驚而張先後有子皆不祿少
保陰納陳姬舉祚國安國報國沈姬舉昌國揚姬舉
輔國御人露諸姬多子狀日操白刃願得少保而甘
心少保衷甲入寢門號挑而愬祖禰乃太慟一品不
乘刃抱頭痛哭乃携安國子之安國既受室而殤一
品解體囊括其所蓄輦而歸諸王少保歲散千金徇
客急歸而暴折卽延醫治病且無資丁亥始及耆蜡
日雞三號將星隕矣祚國守增廣生曲周公趣之入
襲少保先以闕功受上賞任子武德將軍則移任驃
騎胄子壽國薊功論最 上命任子執金吾通計部
功卽諸子皆萬戶不啻也諸御史核冊授故記室上
本兵故記室利資斧而乾沒之核冊亾矣乃僅襲祖
職得指揮僉事不遑以賞格聞本兵以少保功高將

請卹典既曲周公就木請姑有待而後發喪少保在浙有紀效新書在薊門有練兵實紀鑿鑿見諸行事非徒托諸空言居薊余署其路寢曰止止堂藏其所著作爲止止堂集乃延郭造卿纂薊門志將納諸職方旣去薊留千金造卿捆載歸閩志仍闕少保故知人善任使卒失之此兩人少保非智者與益千慮而一失也當世借材且不給何天降殊材也者而中折之胡華陽有言方今以少保富阨者三人矣其一武穆其一肅愍其一則華陽自名夫岳于不辜華陽非世廟聖明且無幸少保四三公而一體卒以牖下

終焉豈直天定乎哉不妄殺故也老氏以佳兵爲不祥斯其爲大祥矣故余志少保墓率略軍功獨揭其天授之符徇國之志人不及知者爲不一書銘率用此銘曰昔表東海大風泱泱國士代興居然鴈行則其濟美世篤忠良則其威儀虎視豹章則其節制孫武官墻則其宣力爲名爲方則其下士爲陵爲嘗則其從事是爲汾陽則其勇退是爲子房三千組練其陳堂堂東南底績海波不揚遷之左輔疾視跳梁亟須滅此朝食未遑涓人罄控勿縱飛黃輪曳其踵駕彼羊腸爰徵銳師六翮以張時而出塞戎車彭彭臺

垣高時永保金湯匈奴回向納款來王無平不陂無
滿不覆如狼跋胡如鼎折足南粵樓船齒之揚僕毀
釋我戎服垂橐而旋有如白屋始杖于鄉競
轂內難方殷大歸期蹙天高九重 卹典有屬
加父書勲工父司築葬予祁連斂于良木生榮死哀
庶瞑爾目

叙都督劉將軍顯淮上戰功

黃姬水

黃子避寇畱滯秣陵恤恤乎旅處也一日江子民瑩
造黃子曰汝聞淮上之捷乎爾知劉將軍之功乎謂
黃子言狀黃子曰嘻有是哉若而人也卽詩書所載
若而人者以不獲親炙爲憾今竝世而不一覲之乎
翼旦江子偕黃子詣將軍幕庭再拜嘉歎焉將軍偃
僂謝曰顯委人也執政者不以顯爲不肖使備持矛
顯何力之有焉因命酒爵數行請將軍誦之符江子
所言狀江子授簡俾黃子叙之以備野乘黃子仰天
歎曰吾儕朝經夕史終歲偃仰操筆研以食粟者婦

人耳將軍其夫也哉將軍其夫也哉叙之曰嘉靖三十六年夏四月倭奴寇揚及淮殘啄州縣十有三殺都指揮一所過鞠市爲墟暴骨如莽我圍孔棘留京戒嚴時劉將軍方北下將祇役金山大司馬張公檄將軍守浦口無何白司馬曰賊性貪恠輸掠旣衆其欲已盈必無南今去者半其在泗州者需亦去耳不如擊之顯留此不能自效也大司馬許之會御史馬公移書辟將軍將軍乘傳謁御史徂言命具饗饗將軍將軍曰賊在顯不啗食也清爲君賊還饗耳五月乙卯與其家甲驅王安東謀之賊艘二十九賊

衆時脅從散去簡人人倭也遺將軍謾書將軍笑曰賊素易我且歸則志惰可斃而待也迺伏甲岡下躬率四騎薄賊艘詎之賊出將軍叱二騎使前以身殿斬一人以徇且戰且却射馬中矢馬駭將軍下馬扶簇賊卒馳將軍前將軍躍馬斬馳者賊卒岡下弩發賊多中弩者然且扶傷而鬪甲亦殊死戰賊乃引去甲欲逐之將軍曰日旰矣勿逐也賊言焚民廬以摧我將軍卽先自焚賊縱所俘美女子以蠱我將軍戒毋犯悉縛送有司將軍度夜當雨謂甲曰我露宿是彼以逸待我也乃違岡十五里而軍焉選八持火器

潛涉賊艘賊數驚微夜不得寢厥明丙辰檣桿誓衆
將軍執一幟以號于衆曰汝官軍有能敢勇殺賊樹
功勲者立此幟下得三百人曰我前拒汝爲後勁命
甲四十人塞隘巷之衝每巷以五人守以五人巡曰
賊出汝踏命甲六十人分四部伏岡下曰賊潰汝擊
命三巨艦積葦泊上流曰賊艘汝燔右之虛官以張
其勢左之疑兵以分其營黑復令數人升屋而謀曰獲
賊矣獲賊矣旣誓乃陣賊自巷出者連斬四五人遂
不敢復出退語其魁魁怒摘冠揮在左手持刃右手
持扇登岬麾賊衆蟻散矢集如雨將軍單騎遇之格

者半撥者半矢盡又張其銳圍將軍數圍弗克
射賊輒殪賊氣稍奪將軍曰彼衆我寡不先礮其魁
則衆不携也迺一呼突賊壘斬前隊二人直擣鼓下
斫指麾者自頂至踵裂其尸出賊陣後賊衆皆靡相
怖以目甲四起來擊之斬獲甚衆賊大潰還奔舟舟
焚將軍追至舟上盡斬之又擒一魁名五大丁者亦
斬之溺水死者不可殫計淮倭悉平將軍不肖月不介
者一白布單衣巾褲如之身不滿七尺猶夫眇小丈
夫耳及遇敵提兩刃騰躍超踊矯捷若飛刃起見刃
不見將軍淮民自河上觀者咸咄咄曰神人神人云

黃子日倭奴犯徼七年于茲我軍不戰而覆者眾矣
即戰喪十獲一往往是也若去歲梁莊舟山之捷亦
僅見者將軍以寡殲眾而不折一卒豈非奇功也哉
將軍平九流橫江白苕松盤芒佈等洞嘗以三百騎
破獠萬人孤身被圍轉戰三日夜斬獠繫馬首潰圍
而出守蜀十年身經百戰不一刃由此觀之則將軍
今日之功謂非必勝之算乎傳曰昔范宣子有功而
讓而晉以平趙簡子有功而伐而晉以不兢讓之謂
懿德所以嘗有其功也將軍讓其功以五十級聞能
尋常功名之士哉雖然吾見將軍性濶疏無世俗脂
厚態或多不悅于人嗚呼薦賢爲民社者尚畧之哉

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麥公祥行狀

王弘謨

公諱祥字天吉蘭村其別號也世爲廣之三水人幼
失怙恃能自振拔旣長好任俠自童時卽與兄福別
無何福列籍內庭晉至大司禮天子令紀錄其
家公遂得克材官出塞有功歲戊申廕授錦衣衛百
戶再擢千戶選掌禮儀房事己酉陞指揮僉事南鎮
撫司僉書蒞事廉勤賜封辛亥陞指揮同知時世
宗肅皇帝念大司禮公提督東廠功兼以內直勞叙
廕加後軍都督府右都督本衛堂上僉書仍賜蟒衣
及繡春刀鑾帶皆異數也是歲詔加特進榮祿大夫

曾祖保旺祖寧父常錄皆贈如其官曾祖妣盧祖妣
曹妣錢氏皆贈夫人庚申循例乞休 詔許之仍予
祿于家公虬髯古貌性通敏然淳厚悃悞遇人無所
狎侮又不喜紛華卽歷位通顯其自處澹如也解組
歸私第置一切榮名不談諸金吾貴人故多結客縉
紳間或鬪雞走狗競爲蹋鞠六博之戲公自灌園外
杜門謝客一無所嗜好衆咸服公爲長者嘗曰吾以
嶺南布衣席內資倖致富貴出入乘車室有益藏寵
渥哉 皇恩宜何如報矣南望松楸首丘在念於是
建祠置田流祀宗先自菟裘之外又捐別業一區爲
同鄉會館曰今後世賢師吾倡義不賢無爲豪家所
奪云常戒家人糲食布衣間出其餘周恤間里貧困
宗孫孝幼而孤公撫育之底于成立以故鄉人士及
長安中知公者咸曰公仁人也疾革呼嗣孫嵩囑曰
子年踰七袞官階一品生旣無尺寸以報 國恩沒
尤不可示奢以重予過遂不起距生弘治庚申二月
十一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贊曰諺云力固不如逢
年善仕不如遇合有以也夫子間公微時有善相者
嘗於羣輩中目公謂客曰若且貴至腰玉顧艾矣何
力至此不數月 命下六七年間竟如其言若符左

券云昔衛青未遇時謂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彼
其安知他日封侯事耶故順風而呼聲非加疾此
亦有所挾非偶而已也蘇建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
天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
勉之哉青謝不然謂人臣奉法尊職而已何與招士
或謂麥公不喜交遊其類是耶

通鑑纂要卷之六十一

